

一天,某地读书会的朋友打来电话,问我是否认识作家从维熙,能否帮忙请他签些书留念?他告诉我书友们非常喜欢从老师的作品,买了很多他的书。我打电话给从老师说明情况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那是2018年2月7日,我按地址找到他家,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高层,敲响门铃,因为事先预约过,他爱人钟阿姨很快开门邀我进入。我知道从维熙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,兼作家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,是一位大作家,著作等身。没想到他的居所十分简朴,书房兼客厅面积不大,除了满壁图书,有几件雕塑作品抢眼——那是他儿子雕塑家从众的作品。

从老师迎过来和我握手,笑说:“你真有力气,这么一大包书,拎了上来。我签完了,你还得拎下去。”我说:“有电梯呀。”他说:“当年我力气比你大,劳改的时候,一百斤的东西,我能不歇气扛上五楼,嗖嗖嗖,来回十几趟。”我就想起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种种磨难,经历过那么多那么大的磨难,站在我眼前的这位老人,仿佛一块敦厚的岩石,呈现出的坚强与幽默令我感动。

他请我坐下,我们一起坐下后,我代表读书会的朋友向他致敬,他跟我打听读书会的情况,我告诉他就是一些喜欢读书、爱书的民间人士,各行各业的都有,自发组织在一起,互相推荐好书,还通过牵头的人,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到心仪的作家,联袂请他们在所购买的书上签名。从老师听了问:“他们主要是搞收藏吧?”我告诉他:“坦率地说,他们收藏作家签名书,确实有保存起来,希望升值,最后转卖谋利的目的。和集邮,搞别的门类收藏一样,他们得到签名书后会欣赏,会爱惜,会不时地拿出来摩挲,会在聚会时展示,会交

从维熙教我照镜子

焦金木

换或者让一方割爱。”从老师问:“他们究竟读不读这些书呢?”我告诉他:“不一定都读,但是其中一部分是文学爱好者,不但读,还会读得很仔细。他们多数首先是忠实的读者,然后才是签名书收藏者。”我拿出手机,检索读书会给我的留言,他们不但留下自己的名字,希望从老师签名时能写出他们的名字为上款,有的还希望从老师给他们题词,比如有位书友拟好了这样的题词:“《裸雪》百读不厌。”还有位书友希望在扉页上题赠给他上初中的儿子,拟出的期盼题词是:“xx小朋友:你父亲说《北国草》照亮过他的青春,希望今后也能给你提供激情。”听了我的汇报后,从老师笑道:“读书会应该还是不错的民间集合,作家的书当然首先有阅读价值,书友们把签名书当作收藏品,使这些书产生出其他价值,顺理成章,我不反对。不过我不能都照写,比如第一位,我只能题‘感谢您喜欢《裸雪》’。”

从老师坐到书桌旁,耐心且饶有兴致地按照我读出的书友名字,以及书友期盼题写的词句,写完上款并附“指正”“惠存”字样,写出题词后,飘逸地签署自己的名字,还注明日期,钟阿姨则拿出从老师的图章,在签名后一一钤章。

从老师签完书后,我提出与他合影留念,他不但让钟阿姨给我们拍照,还欣然接受我挨着他用手机自拍,我又拿出题词本请他给我题词,他毫不犹豫地提笔疾书:“赠:焦金

木 人生是一面镜子,你对它哭,它也对你哭;你对它笑,它也对你笑——摘自英国萨克雷《名利场》一书 从维熙 2018年2月7日。”

得到从老师亲笔题赠的名言,我很激动。而且我知道他非常喜欢这段话,曾在他著作中作为题记。但回到家中,我反复端详他的题词,却不禁惶恐。我没有读过英国作家萨克雷的《名利场》,我一时悟不出这两句话有什么深奥之处。人生是一面镜子?人生,也就是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的延续,生活是镜子吗?

2018年,我儿子正面临小升初,爱人走过来跟我商量择校的事,那不是一桩简单的事,不是我和爱人单方面按愿望就可以搞定的事;又提到亲戚喜事需随份子的事;还有种种琐碎但又必须解决的事……我不禁心烦意乱,跟爱人来了句“都别提了”,气氛紧张起来,爱人倒没生气,看我面前本子上有题词,拿起来念出声,忽然,我如醍醐灌顶,跟她说:“真好!我静一静,等会儿咱俩细商量。”爱人暂时离开,我就觉得,从老师赠我这个题词,实际上就是在教我照镜子啊!想想从老师一生,所遭之辱,到关入大墙的地步,而所获之荣,有《文集》奖杯为证,所失固然多,所得更无数。他面对荣辱得失,是那么淡定,那么超然,所关心的,只是远去的白帆能否抵达民族复兴的彼岸,是雪落黄河静无声后庶民的福祉,我应该向他学习,把人生,也就是生活,当作一面镜子,不要回避镜子,要勇于直面镜子,让自己能够冷静、坚强、乐观、精进!

没想到一年多以后,2019年10月29日,从老师竟溘然仙去。如今我抚摸他给我的题词,仍感觉到暖心的温度。

背的记忆

詹超音

的记忆。

背上起一疖,手指头只能够其边,老人说那叫“搭手”。疖子熟透那天,老郎中一刀切开,清理完创口里面的豆渣物,说,背上不显眼,就不缝线了。从此背上留下小嘴样的疤,活像一只眼。

这是我二十岁左右时的记忆。

这些年老得真快,面部先失守,起皱、起斑,枯槁不堪。自知老相可怖,谬赞也不见有谁说。背倒没沟,但整个背不明不白地老是痒。脖子伸不到后背,只能靠“不求人”对付痒痒。背痒随时随地起闹,往往痒不可耐,因而在枕下、椅边、桌旁甚至马桶一侧也挂个挠皮的小

箠子——到处部器,争取第一时间就能止痒消痒。

这是当下的常态。男人的背,家中的梁柱子,儿女们的老靠山。老伴眼中,家中男人的背即便再熊样,依然挡着风挡着雨挡不测;儿女心中,父亲的背再瘦弱,仍是可呼唤的天,可落脚的地。

宋代有“刺字为兵”的募兵制度,目的是便于管理和控制。选择在士兵的脸上和手心手背这些相对明显的部位刺字,也叫“黥面”。岳飞却将“尽忠报国”(有说“精忠报国”的“精”误写了)四字刻在他瘦瘦的背上。说是背部平坦,肌肤致密,相比身体其他部位刺字更容易些。我认为这应该象征着背负。岳岳母亲让刺的,是母愿,救命。背上刺这么四个字,既勉己,又勉他人。

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大通道,统摄一身之

月有光,晚上很明,遂为月亮。

在中国,诗人以月的光,月的清寒,月的神秘,兴叹抒怀,足有3000年的历史了。月总能给诗人以灵感,诗人从来不舍月。

李白尤其恋月,凡山月、江月、城月和边月,无不使他慨喟。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,经常望月,对月,甚至喝酒解忧的时候,由于没有朋友共饮,便邀月为伴。但这却反衬了李白的寂寞,也反衬了他的孤独。当然,这也显出了月对李白的一种慰藉。

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秋风吹不尽,总是玉关情。何日平胡虏,良人罢远征。我很是欣赏这首诗,不仅因为长安的月,也因为李白怜悯长安的女士,怜悯天下的女士,希望结束战争,实现和平。比起李白,杜甫更是贴心。今夜鄜州月,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,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?离乱岁月,杜甫忧国忧民,不过他也想自己的妻子。妻子很妖娆,他和妻子也亲爱。杜甫如此富于人性和人情,怎么能不贴心呢?是长安的月引起了杜甫对妻子的思念,且使他断定,妻子也在鄜州看月,并思念着他。沈德潜认为杜甫并非在夸赞妻子姿质之秾艳,而是情悲之流露。沈德潜有一些道理,不过杜甫妻子漂亮,他和妻子关系密切,这也是事实。

长安的月,从来就有自己的卓异,这由纬度、海拔和气候所决定。我始终喜欢长安的月,我不知道这是诗人影响的结果,还是出乎天性,总之喜欢。

我对月的喜欢,倒有一点特别。我不仅会举头看月,还会侧耳听月,且以听月为习惯。小时候,夏夜,我跟生产队的社员睡在场里乘凉。他们早就入眠,做梦,可惜我久久醒着,兴奋着。月在行,白云在飘,月穿白云之际,我听见了一种月与白云摩擦的声音。我还听见了宇宙深处,星辰旋转的声音。多年以来,我也屡屡听见嫦娥暗泣的声音,吴刚伐木的声音。嫦娥窃了不死之药,遂奔月,居于月中。吴刚月下舂桂,是他学仙犯了错误。月如此之好,怎么变成了惩罚嫦娥和吴刚之地呢?嫦娥和吴刚,真的有问题吗?月不发光,它的光是太阳反射的。月甚为干涸,温差也大,且遍布沙尘。科学铺天盖地,越来越厉害,然而科学并没有打败神话。

神话不免聚焦于月,且在文化上,月已经是一种原始意象了。月可以看,可以听,可以欣赏,丰富着诗人及所有人的精神世界。

长安听月,其意无穷无尽。我之所思,往往发生在听月之间或听月之后。

阳。背不声不响,默默守护健康,无过错,却总担责。人体不适,背常会先报信提醒,人却往往熟视无睹。年轻时一个劲练腿练脖子,到老了才知道练背才重要。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顺理顺章,顺事顺昌。融入新界,融汇彼此,融合博大大天地。

一心为财而谋,小心因财而害。

顺利少不了反反复复,成功历经曲曲折折。

干脆利索,干净利落,干事或许多有利得。

平无歪,正无邪,实无虚。

学无止境,识无止地,行无止境。

怪东怪西,不如多怪自己;求东求西,归根结底求自己。

七夕会

在一起的“虾糊”,表弟把虾糊倒入网篮经轻柔洗净、沥干。虾糊有一个好,就是免用刀刺了。随后虾糊倒入大碗内,打入2个鸡蛋,放入适量面粉、料酒、盐、糖、姜丝、葱花,顺时针调匀备用。田里拔起的数根莴笋削皮洗净切片。油锅一热倒入莴笋片煸炒后,加盐和半锅水烧数分钟,接着用调羹将虾糊一一划成细长条放入沸水中。不一会碧绿的莴笋汤中,浮起一个个淡红色“虾夫”。满满两大碗莴笋“虾夫”汤上桌,就像端上满碗春色。

“好戏”还在后边。表弟另开油锅,把剩下的一半“虾糊”,酌量倒入油锅,在滋滋啦的声响和油烟中,煎成一个个小巧的虾饼。须臾,一盘油光锃亮的虾饼端上来,就是挡不住的诱惑。尝一个外脆内软、肉如凝脂,勾了魂的鲜香之味,齿齿跟直抵心间。姑父、姑母见我如此爱吃虾饼,不容我客气,纷纷朝我碗里搵。盘里空了,碗里满了。我感到,品尝的不只是满碗的虾饼。

蓓蕾初绽

(摄影)

李陶



去年春天,来到扩塘山岛已无人居住的里弯村,在野草疯长中看到一棵楠木上挂着上一年的果子。小时候太喜欢吃楠果了。家门前种着一棵,总是没等成熟就摘吃光了。看着楠果,我欣喜不已,一边扔石子一边拿竹竿戳都不掉下来,就不怕被刺划破手指爬上去去摘下来几个,高兴地剥开来吃。唉,味道酸酸柔柔,蔫不拉几的不好吃,尝几口

就扔了。嘴巴还涩涩的,手上的伤口也疼起来了,搞得心情全无。这才想起来,这是去年结的果,应该去年摘食才对啊,等到今年春天,早过了季节,自然不好吃了。

继而想起人生,何尝不像这荒村的楠果呢?去年的果今年摘的事情比比皆是。我二十来岁的时候,在乡镇农技站工作,很想当个副站长,可是另一个资历比我老的同事当上了;等我年近三十岁,已经不想当了,领导却让你当了。三十五岁以前我很想当一个副局长,觉得这样就算比较体面了。我拼命工作,业务水平全省一流,可就是没当上。等到四十岁的时候,我已埋头读书写作,不再想去改变生活了,却当了一个副局长。以前业务精良的时候,没人理我;可在我当了副局长不再钻研业务专吃老本的时候,却到处请你讲课、研讨、座谈。当时我就觉



得这种生活于我不是好事,搞不好会害了我一生。

有一个朋友,年轻的时候,十分爱慕一个女子,疯狂地追求,可那女子心里装着另一个不爱她的人。无奈之下,朋友死去活来地把她从心里清除掉。多年后,朋友早已习惯了没有她的生活,可

就在这时,她却来了。他已经心静如水,没有感觉了。

早些年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,说一个老科学家,八十岁时得了一个国际大奖,给了五百多万元奖金。他老泪纵横,当年研究所是多么缺乏资金啊,如果那时能得到这笔钱,他们不知道能做出多少成果呢!可是现在,他老了,老伴走了,两个儿子

都过得很好。他根本不用着钱了,钱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他拿这些钱给原来研究所里的同事每人分了三万,剩下的全捐给了希望工程。

除了在一些荒凉无人的山村,农作物的果实一般都会在成熟期内采摘,不太会发生去年的果今年摘的情况。然而在人生中却是常态,这也是生活的悲凉之处。

今年早春我又去了扩塘山岛,又在里弯村看到了那几棵楠木上挂着熟悉的去年的果。这一次,我没有去摘,而是站在树下把它当风景静静地欣赏。

美食